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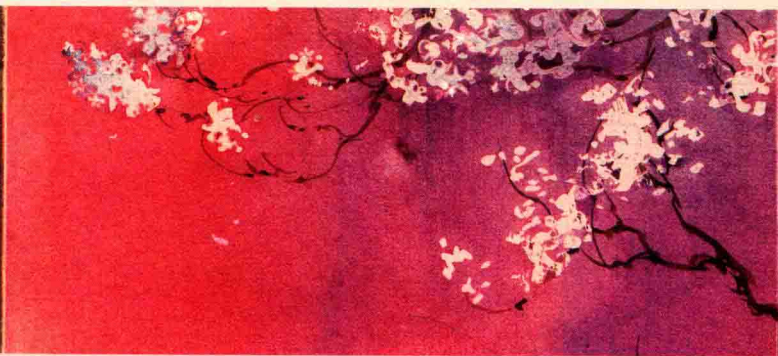
集历史、悬念、权势、爱情、市井、人性于一书，
唯有如此，人性的复杂才淋漓尽致，爱情的努力才弥足珍贵。

大宗女提刑官

沧水寒

著

中

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女大生 提利官

——

·



大宗女提刑官

中

CANG
SHUIHAN

著
沧水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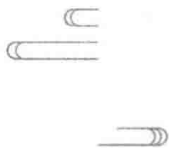
朝堂纷争、风云迭起、悬案频生、
鬼斧神工、丝丝入扣、欲罢不能。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PRESS



第十三章

人心难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



谷连雅从上来后，就魂不守舍的，原本活泼开朗的她，此时一句话不说，沉着一张脸，一双与谷连霜七分像的细长眼里带着几分焦虑与担忧。

简林安见状，自然也理解她的心思，既不催促她，也不打搅她，只是让她静静地待在一旁。她也担心谷连霜，但是担心没有丝毫用处。她无法再去帮助谷连霜，希望他们自己能逃出来。

白天的庄墓村没有丝毫不同寻常之处，村子内的男女老少各司其职。老者待在家里，在院子里喂着鸡鸭，脸上笑呵呵的。妇人带着孩童在一旁玩耍，脸上满是温和的柔光。

这么其乐融融的村子，谁能想到，下边蕴藏着惊天动地的暴风雨呢？

他们低着头，走得不疾不徐，旁边有人瞧见了，但看到他们身上穿着青莲逆党的衣袍，就如没看到一般转过头去。这让简林安隐约觉得有几分怪异。

前面就是李家村。等接回七七与罗生之后，他们立刻离开江宁城，从武墓山的北边离开这一片被青莲教逆党控制的地带。而后，再过上四天，韩阁老的人应当就会到这江宁城附近。

这四天里，青莲逆党见他们跑了，定会想办法动用势力来搜寻他们，以免事情败露。他们策划了许多年，发展了许多年，才有现在这般只手遮天的权势，他们定不会放弃这一块已经吞进肚子里的肥肉。

青莲逆党根本想象不到，简林安很早之前就怀疑他们了，早在大半个月之前就修书去开封的韩阁老那里，请他快马加鞭地派人支援，如今算算日子，更是已

经快到了。

想来他们认为，如今就算简林安这方写信给韩阁老，告诉他这里的一切，可山高皇帝远，等韩阁老来了，他们早就在这江宁城打点好了一切。就算韩阁老参上一本，皇帝听了那么多次这江宁城有逆党，可次次找不到证据，无功而返，如今皇帝根本不信这江宁城有逆党。

就算是韩阁老，也一样，如今寻不到证据，一切都是枉然。简林安带着几分复杂的心绪，又踏进了李家村。

李家村一切如常，村民也一如既往地胆小，见到他们身上的衣衫时，都十分恭敬地停了下来，朝着他们鞠躬。

他们来到村中的翠花家。

翠花家的院门紧闭，陈旧的木门旁贴着一对喜庆的红对联，只是这对联似乎也因年代久远而有些褪色，这木门上也有着几条龟裂的缝隙。

砰砰砰……

简林安拉起了门上的环，敲响，半晌，里面传来脚步声。

吱呀一声……

木门从里面被人打开了，门后赫然是身材高大的翠花，而见到是他们，她的眼里闪过一丝惊慌失措，片刻后，她讪讪一笑，道：“你们回来了？”

简林安点了点头，眸子眯了眯，不着痕迹地看了里面的院子一眼，笑道：“七七与罗生呢，让他们出来，我们得马上离开……”

没有拖泥带水。她的声音清冷而无波澜，一双眼里淡然而平静，却又带着让人不敢小觑的厉色。

翠花闻言，神情怔住了，她的眼睛猛瞪圆了，不敢相信地道：“你们要走？那俺的相公呢？俺的相公怎么办……”

声音里带着淡淡的质问、慌乱和无措。

韩穆霖见状，眼眸不悦地眯起，但见前面的简林安没说什么，也只是挪开了视线，只是他那双纤长而骨节分明的手却隐忍地紧握着，手背上青筋暴露。

简林安见状，眼眸有几分不悦地半眯起来，看房内半晌无响动，连七七和罗生的应答声音都没一句，她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。

她连日来紧绷的神经也终于在这一刻被拉断，她冷冷地看着翠花，道：“人呢！”

她不顾翠花的阻拦，走进院内，看着空无一人的屋子，心中的抑郁再也压制

不住，内心的担忧翻滚起来，她死死盯着翠花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人呢，我问你人呢！”

她的话中带着厉色，风姿绰约的脸庞上带着几分狠戾，眼神锐利如刀。

翠花愣住了，低着头，声音小如蚊子：“你们走后，那群人来村子里搜人，把人搜走了……”

她顿了顿，砰的一声跪了下去，眼眸中满是惊慌和无措，砰砰砰地磕了几个头，道：“俺也是没办法，上边来了人，家家户户地搜，哪能藏得住！”

简林安冷冷地笑了笑，眼睛低垂，遮掩住了满眸的冰凉，道：“可是拿着画像进村来搜的？”

翠花的眼眸猛地一亮，点头如捣蒜，开口道：“是是是，他们拿着一张画像，凶神恶煞地进了俺家院子，恰好那两个孩子在屋内，他们便把他俩带走了！俺怎么说也留不住，他们人可多了，足足五六个呢……”

翠花边说边叹气，眉目里满是担忧。

简林安脸上毫无波澜地道：“拿了一张画像还是两张画像？”

翠花眼眸中一亮，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对，对，是两张！俺记错了……”她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，“其中一个人还是惯用左手的呢，是个领头的，而那时，两个孩子正在屋内吃饭……”看似天衣无缝。

简林安闻言，面容上浮现出一丝冷笑，一双漆黑的眸子仿若能看破世事般透亮。

她微微斜过眼，看着眼前的翠花，眼眸之中冷色如刀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满嘴谎言！”

翠花的脸上满是惊愕。

但还没等到她开口辩驳，简林安一双眸子死死盯着她，道：“其一，若他们手中真有画像，你应当第一时间就会点出来，一般这种危急时刻，对这样大动作的记忆是最为完整的，可你没有，你等到我开口提醒你的时候，才想起来。”言语清冷，带着直指人心的锐利。

她往前走了两步，负手站在不远处，纤细的背影有几分孤寂。

“其二，若人真是被搜走的，你还会注意得到他是不是惯用左手？搜寻人的时候，并不如写字据，左手右手是看不出来的，莫非你觉得，搜两个孩童还需要用刀不成？”

声音依旧清冷而无波澜，但是带着淡淡的担忧。

“其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他们的目光在我身上，根本不在这两个孩子身上，就算他们来了村子里，那他们的目标也是我，从来都不是这两个孩子！”

她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悲凉，眸子淡淡地半合着，纤弱的背影却挺立如竹。有些事她就算不想看透，但是上天偏偏给了她这样的能力，让她能看清这后面的人心。

这样的事她在FBI的时候也没有少过。每一个案件后面藏着的，都是那一群作妖弄鬼的人，都是那一颗颗蠢蠢欲动、充满了欲望的心。她并不想看到这颗心有多黑，这个世界有多黑暗，人心能凉薄如斯。

可偏偏想要追寻到真相，她不得不看破这些东西，甚至要面对这些东西。曾经在破获一个大案子的时候，面对好友的背叛，她始终不敢面对这个事实，导致没心思破案，多添加了无数条冤魂。

后来，她只能亲手把好友扭送到了国际法庭。

众人都沉默着，看着被风吹起衣角的简林安，没人出声打搅。她越平静，越是面无表情，目光中无任何波澜，偏偏就让他们觉得越可怕。

而罗坤呆呆地看着这样的她，几乎挪不开目光。

翠花早已无力地瘫坐在地上，脸上的悔恨溢于言表，她有几分敬畏地看着这个纤弱的简林安，叹了一口气。

谷连雅见状，自然也明白了，她不敢置信地死死盯着这个翠花，甚至连呼吸都停滞了。

“说吧，为什么把他们交出去……”简林安转过身，纤长的睫毛在脸上扫下一片阴影，让人看不清她脸上的神情，只是她身上的那抹沧桑与悲凉却让韩穆霖有几分心疼。

翠花瘫坐在地上，眼神中满是复杂，她动了动唇，低着头，道：“那日他们的确是来村里寻人了，说若谁提供线索，就满足我们一个要求……”

简林安眸色越发冰冷，她死死盯着翠花，看着她那张原本自己认为耿直的脸，心内讽刺，冷哼道：“所以你一边答应我们，让我们帮你找相公，一边却背叛了我们，把人给交了出去？”

四周满是寂静，而旁边的人闻言，再见翠花的表情，也明白了这从头到尾是何缘故，纷纷怒瞪着她。

翠花张了张嘴，而后狠狠磕了几个头，咬了咬唇道：“俺知道对不起你们，

可他们说满足俺一个要求，所以俺……”

“所以你跟他们说，我们前些日子来过，并且寄放了两个人在这里，还说过段时间会再来，是吗？”简林安似笑非笑地打断她。

凉风飕飕，但凉不过人心。

人性向来都是自私的。

翠花在对方给了她希望之后，毫不犹豫地出卖了他们，而未曾说出他们的去处，也只是因为希望他们把她相公给救回来，上一个双重保险罢了。

翠花的眼睛对上她那双漆黑的眸子，知道再说什么也是徒劳，便也不再隐瞒，道：“他们说能满足俺的愿望，你说得没错，所以俺便说出去了……”

简林安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复杂，说不清是失望还是什么，其实她这般想，也是合情合理的。

她与他们非亲非故的，背叛他们不是很正常吗？况且能谈得上“背叛”一词的，一直是朋友，可翠花跟他们也只能算是有些交情而已，在相信他们还是相信青莲教的那群人之间，她还是选择了后者。

她自嘲地笑了笑，怪只怪自己没有把所有的假设都想全了，当时她想的是，他们去救韩穆霖与罗坤，而银匠太多，等韩阁老来了，便一次救出来。翠花知道他们是下去救她的相公，那便是与他们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，怎么着也不会背叛自己。

谁知道会出了这等事呢？

想来，这群青莲逆党应是在城内没有搜寻到他们的踪迹，而后接到了那日晚上的人的消息，去了他们之前藏匿之地，但发现无人后，便派人来这城外的村子里搜寻。

合情合理，不过是她之前没料想到罢了。

简林安自嘲地笑了笑，摇了摇头，淡淡道：“你起来吧……”

谷连雅闻言睁大了双眼，张了张口，不敢相信地道：“小姐！你这就放过她了！若不是她，罗生与七七怎么会落入那群逆党手中！”

罗坤闻言，只是皱了一下眉头，叹了一口气，桃花潋潋的眸子里有一丝了然。

韩穆霖动了动唇，皱起了眉，忽然看到她那双皮肉翻飞的手掌，眼中瞳孔紧缩，心如同被挖了一块般难受。他猛地向前走了一步，再也顾不上其他，小心翼翼地握住她的手腕，翻过她的手，颤抖道：“你的手……”

鲜血淋漓，没有一块好皮肉，几个水泡十分顽固地待在上方，原本白嫩如葱的手，此刻如此骇人。

谷连雅惊呼一声，倒吸了一口气，而一想，也明白了为什么会弄成这般模样，此时她再也顾不上那边的翠花，眼里满是心疼，开口道：“小姐，这是放火之时，被火红的木炭烧到的？”

火红的木炭？！

放火？

用手掌拿着那火红的木炭放在被褥里，所以才弄成这般模样？

韩穆霖那狭长而精致的眼睛里满是震惊，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女人，自己不声不响地做出这般事情，却不开口喊一声苦、一声痛，甚至面色如常地跟着他们走了这么远。

韩穆霖的目光中有了一丝敬佩之色，更多的是心疼。他说不上来此刻是什么感觉，但是他知道，他宁愿替她承受这一切，也不愿意看着她自己承受。

谷连雅紧皱着眉头，朝翠花道：“你家可有药材与纱布？我们要赶紧给小姐处理一下，怕是日后都会留疤……”她看着简林安那原本白嫩如玉般的手变成了这般模样，却不喊一声痛，甚至脸上还挂着清淡的笑容，如没事人一般站在那里，还一直为别人操心，她觉得，小姐是这般奇特而独一无二。

简林安从韩穆霖的手中抽出了自己的手掌，淡淡道：“我没事，如今还是先问清楚七七与罗生的事，这地方也不能久留……”

这不是个安全的地方，偏偏如今还不知道七七、罗生、黎副将、谷连霜怎么样了。

韩穆霖眸色中有一丝愠怒，认真盯着她，道：“你这手再不处理就要废了！你自己是大夫，难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情况吗？”

韩穆霖顿了顿，强压住心里那翻腾的怒气，强硬地道：“处理好了再走，就算有人来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一对杀一双！”

韩穆霖身形颀长，站在那里，身姿卓绝，面容精致如妖，凤眸里带着一丝寒气，但是格外让她有安全感。

简林安笑了笑，没有再拒绝，道：“拿烈酒和纱布来，酒精消毒，越烈越好……”

翠花点了点头，连忙去了后面的厨房，把唯一一罐烈酒拿出来，放在了桌上，又从床底下翻出纱布，递给了简林安。

韩穆霖看着那坛烈酒，眉心紧紧蹙起。

这样的烈酒，淋在手上，那钻心的疼痛，连男人都会疼出泪来。

他张了张口，却无法劝慰，这里没有药材，而酒是最好的土办法。

他转过脸去，不忍再看。简林安看着这一坛烈酒，眉目间神色如常。

她以前用刀自己取子弹，用酒淋。如今不过是烧伤罢了，这点儿疼，她还是忍得了的。

在FBI，她当时年轻，仗着身手好，头脑灵活，什么拼命的事都去干，好几次在生死边缘徘徊，偏偏运气好捡回了一条命，最后没想到穿越到这个鬼地方来。

简林安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自嘲地笑了笑，当真是世事无常。

她神色自然地打开了酒塞，闻着那浓烈的乙醇气息，挑了挑眉，道：“这么烈？”

乙醇气息十分浓厚，不亚于二锅头。

翠花有几分羞赧地点了点头，眼神也有几分闪躲，道：“俺相公喜欢喝烈的酒……”

说到她相公时，她的眉眼里都柔和了几分。

简林安点了点头，趁他们没反应过来时，一咬牙，左手拿起酒罐，径直淋在了手上。

酒顺着右手流到了地板上，滴答滴答，溅湿了一片。右手原本已经麻木的疼痛在乙醇的刺激下，疼到了心里，即使是她，在那一刻都疼得五官有些扭曲起来。

撕心裂肺般地痛，比她中枪倒下的那一刻还要痛。就像在原本鲜血淋漓的伤口撒了盐，再放到火上烤，痛得她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。

酒精从上至下地淋过那血肉翻飞的手，她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弯曲、颤抖、紧缩。韩穆霖有些不忍看下去。她的脑袋里几乎一片空白，脸上连表情都失去了。

韩穆霖的风眸紧盯着她，没有说话，往前走了两步，拿起旁边的纱布，半蹲在桌旁仔细地替她缠好。动作轻柔，似乎生怕又让她再受一次疼。

他风眸里满是认真，精致的面容上带着几分动容。

众人惊骇在了当场，看着她虽然五官痛得扭曲地皱在一起，却生生没有喊出来，他们发自内心地敬佩，崇敬。

翠花张了张口，道：“那俺的相公还能回来吗？”

淡淡的一句话，拉回了那几乎丢失了七魂六魄的简林安的神志。

她张了张唇，有几分无力地开口：“四日后，能回……”

四日？

翠花的脸上高兴了几分，不知为何，听到她说这句话，却格外相信她。

翠花想到自己之前的行为，忍不住红了脸，满是愧疚，道：“妹子，都是俺的错，俺当时鬼使神差地想着这样能让自己的相公回来，便说了出去……”

谷连雅闻言，冷了脸，道：“连两个孩子都舍得交出去，还指望我们帮你找相公！”

她还想再说什么，但在见到翠花脸上的郁郁之色与眼里的内疚后，深知简林安脾性的她，也没再说什么，只是别过了脸去。

翠花讪笑了一下，低着头，张了张嘴，最终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沉默着把纱布与酒收了回去。

谷连雅冷哼了一声，撇嘴道：“小姐，你就是心软，罗生和七七今年不过十二岁，这婆娘竟这么狠心，把他们交了出去……”

十二岁的孩子，当真是舍得！

谷连雅的眸色里闪现了一丝不忿，狠瞪了那边弯着腰的翠花一眼。

翠花的背脊一僵，动作快了几分，把手中的酒埋好后，才直起了背，低着头讪讪地道：“这事俺知道做错了，可你们事先答应了俺，要救俺的相公，如今莫不是要食言？”

翠花的眼中闪现了一丝焦急。

翠花看谷连雅离她远了些，咬了咬牙，道：“俺可没有把你们的行踪告诉那群人，若俺把你们的行踪告诉他们了，你们早被抓起来了！”

她的声音带着急迫，言语里似有几分威胁之意。

翠色衣衫的女人坐在椅上，青丝绾起，面容一派沉静，眸子微抬，漆黑的寒眸里仿佛蕴含了万千山河的壮阔，深得仿佛不见底。

半晌，她淡笑：“所以你觉得，你对我们有恩？”

翠花的眼睛转了转，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大妹子是个实诚人，这两个孩子被抓了去，俺也不愿意不是？他们说提供消息就能满足俺一个愿望，俺只说了大妹子你放了两个孩子在这里，没告诉他们你的行踪呢……”

她顿了顿，原本看上去忠厚而耿直的脸上的羞赧之色尽去，替代的则是一派的得意，甚至理直气壮。

谷连雅在一旁听得肝火直冒，眸色里燃烧着火焰，右手甚至覆上了剑鞘。

简林安颌首，漆黑的眸带着冰封千里的寒意，淡笑道：“你说得倒也在理……”

话音落地，众人皆惊。

翠花的笑容更大了几分，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事办得没错，合情合理，于是头也高昂了几分。

翠花刚想开口，却被简林安打断了。

简林安原本漆黑的寒眸瞬间锐利起来，如开了刀的利剑一般刺了过去，原本周身淡然而平和的气势也骤变，不怒自威，道：“既如此，先把你打成残废，我再把你救回来，那我是不是你的救命恩人？”

翠花愣了愣，无力反驳，小声道：“这哪能一样呢？那群人指不定也不会伤害他们，说不定他们如今还活得好好的呢……”

活得好好的？

指不定不会伤害他们？

简林安的眼眸温度骤降，如寒冰般死死瞪着眼前的翠花，砰的一声，把手中的茶杯重重放在了桌上，茶水四溅。

“指不定不会伤害他们？那指不定他们也不会伤害你的相公！你怎么一定要我们去救呢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他们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！”

竟自私至此！

为了那么一个逆党的承诺而叛变，甚至不知悔改，蹬鼻子上脸，简林安合着双眼，神情中有一丝疲惫。

“寻一处安全地方，先休息一日，再寻求救人之法……”

她淡淡地说道，声音有几分沙哑与疲惫。

韩穆霖点了点头，深深看了翠花一眼，眸色里带着几分冷意，见简林安不追究了，他也终是随了她的意。

“四日后，你相公定会回来，只是若你再自作主张地弄什么幺蛾子，我可就不向你保证了……”

翠色衣衫女人站在门口，背着光，微微转过头，声音清淡地道。

翠花愣了愣，看着那站在门口的女人，抿了抿唇，嗯了一声。

谷连雅见状，神色有几分犹豫地道：“如今城里城外都没有安生地，离武墓山北二十里才有村子，若想真正安生，只能从武墓山北回到庐州，可这样时间也来不及……”

走太远也不行，走太近又不安全，城里不能待，村中更是不能待。谷连雅闭着眼，眸子里满是失落，神色也越发担忧。

韩穆霖与罗坤也紧紧皱着眉，终于意识到如今的形势之严峻，他们如今不只是躲四日就行了，谷连霜、黎副将、七七、罗生都在那群逆党手里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她自然是不能躲，只是如今大家都过于疲惫，还是得寻一处地方休息半日，仔细商讨一下救人的法子。

只是，这里的确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吃了一次亏，她自然不想在这里再跌倒一次。

他们走得远远的，简林安回过头，瞧不见了翠花的院子后，才淡淡地说道：“去武墓山……”

武墓山？

谷连雅愣了愣，就连身后的罗坤和韩穆霖都愣住了。

若他们理解不错的话，今天是要露宿山头？

让人意外的是，罗坤这个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没如他们想象的那般呼天抢地，桃花眼里还闪现出一抹感兴趣的光亮，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席，这可是新奇事，不过本大爷今日能跟简公子一起，也算是……”

他悄悄抬眸瞅了简林安一眼，轻咳了一声，白玉般的面颊上有一抹红晕，支支吾吾地道：“也算是不虚此行……”

韩穆霖闻言，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薄薄的嘴唇动了动，道：“今晚，你守夜……”

罗坤闻言，脑袋耷拉了下来，看着那边面容没有丝毫变化、一双凤眸里满是冷色的韩穆霖，自然是无力反驳，而他的眼睛瞥向简林安，看到她右手上缠着的白色纱布时，眉头皱起，飞快地挪开了视线。

他的眼神最后落到了谷连雅身上，瞪了她半天，张了张口，最终还是开口道：“哦……”

简林安自然感觉到了他的眼神，抿了抿唇，淡淡笑道：“我们四人轮流守两个时辰，若整夜让罗坤守的话，难免在后半夜时，精神不济而懈怠……”

一人守夜自然是吃亏的，守上大半夜，饶是神仙也会精神不如前半夜好，若稍加放松、懈怠，会出什么事，谁也不知道。

罗坤抿了抿唇，刚想说话，却听到旁边韩穆霖那淡淡的声音传来。

“我守四个时辰，你们两人每人守两个时辰……”

韩穆霖的声音带着自己独有的声线，清冷但是又富有磁性。

旁边的人半晌才反应过来，这意思就是，韩穆霖一人守两人的夜？旁边之人愣了愣，看着韩穆霖的眼神都带着几分诧异。

韩穆霖感觉到了旁边之人传来的目光，轻咳了一声，原本那清俊如竹的脸庞上也有了几分不自然，淡淡道：“简公子受了伤，要多休息……”

简林安愣了愣，她没想到韩穆霖平日里看上去如此清冷，竟会如此细心主动地担了她的职责去，她瞧了他一眼，看着他眉目深处的担忧后，也没有推辞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如此便谢过韩大人了……”

视线在空中交会，两人都有些不自然地别过了脸。

山上气温向来要比地面低，刚上山，便能明显感觉到气温的骤降，呼呼的冷风吹起了前面翠色衣衫女人的裙角，纤细而挺立的身姿在空中飘着，仿佛随时会被吹走，单薄得让人心疼。

韩穆霖的眉心皱得更紧了几分，抿着唇，看着前面翠色衣衫的女人那几乎迎风而去的样子，从包袱里拿出那厚厚的披风，急促地往前走了两步，别扭地帮她披好，而后在对上她那双漆黑如墨的眸子时，转过头去，轻声开口道：“天冷，风大……”

简林安挑了挑眉，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把身上的白色厚毛披风拢紧了些，淡笑，道：“没事，快些走吧，待会儿天黑了，山路就不好走了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

她看着那边韩穆霖那略带尴尬的面色，淡笑。

他们找了一个半山腰的隐蔽山洞，缩了进去。

山洞外有绿色的藤蔓如织网一般妖娆地攀附在洞口，挡住了洞内的风光。从外面看去也十分隐蔽，若不注意，根本不能发现，原来这一处，竟是别有洞天。

山洞算得上深，越往里面越潮湿，甚至伴随着阵阵的冷风，比外面的温度骤降不少。

简林安默不作声地把衣袍拢紧了些，捡了两根没有沾到湿气的木棍，默默地走到一旁，开始用最原始的方法钻木取火。

刺啦，刺啦……

山洞里静得可怕，只有木头摩擦的声音。

想要摩擦而生出火苗，只用丁点儿大的劲儿自然是不行的，而这副身子向来养尊处优，手细嫩得如羊脂白玉，不像她上辈子的手心粗厚，甚至布满深黄色的

老茧。

她悲哀地发现，她不过是摩擦了一会儿，手掌心竟然破皮了，用白色绸布紧紧包裹着的右手开始有些疼痛，这让她微微皱起了眉头，眉目里有了几分无奈。

“我来……”一直在旁边观察的韩穆霖抿了抿唇，一把夺了过去，坐在一旁学着她的样子开始摩擦生火。

简林安微微一愣，半晌，如白玉般的脸上微微红了。

罗坤瞅见他们之间那奇怪的气氛，眼珠子转了转，眸色里闪过几分古怪地望着韩穆霖，看着他那认真生火的样子，撇撇嘴。

若他刚刚没看错的话，韩穆霖这厮是在关心简公子？

罗坤的眼眨了眨，又眨了眨，可不知为何，他的内心有几分诧异的情绪翻滚。他愣住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莫名觉得有些不开心。

“很显然如今你十分空闲，这去外面捡柴火的事，就交给你了……”韩穆霖似笑非笑地看着罗坤。

“……”

罗坤耷拉着脑袋，活像个被人抛弃的兔子。

简林安微微勾了勾唇角，淡笑道：“洞口不远处就有干燥的柴火，只是洞内潮湿一些罢了，罗兄去拾一些过来，不用太多，有个小火堆取一会儿暖便够了，不然十分容易被人发现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罗坤应了一声，走了出去。

韩穆霖看着坐在一旁纤手素衣的女人，那浑身淡雅如竹的气质和身上传来的馨香，让韩穆霖的大脑有些晕乎，就连身子都僵硬了几分，而心更是怦怦地跳得厉害。

他从未有过这样奇异的感觉，感觉旁边那人似乎一举一动都能牵动他的视线，甚至牵绊他的心情。韩穆霖的眸色幽深了几分，钻木的动作也更加迅速了。

她看着旁边那面容精致、身形修长的韩穆霖，内心也有了几抹慌乱。

她原本若不想参与进来的话，真正的做法就应当是一走了之，而后去庐州再把真实的情况告知当地的州府，让他派兵来营救韩穆霖，她便能脱身，从此高枕无忧。甚至，也能剪断与他们的羁绊。

她自嘲地摇了摇头，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做出这等以身犯险的事。这等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之事，若在现代，她定是不会这样做的，可来了古代，反倒优柔寡断了许多。甚至弄得七七与罗生如今危险重重，落入了青莲教手中。

她有几分自责，罗生与七七是她来了古代之后陪伴她最久之人，她在内心早已经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弟弟、妹妹，如今她没有照顾好他们。

她沉默了下去，眉眼低垂着，让人看不清她眼中的神情。

谷连雅坐在一旁，眼睛愣愣地盯着洞口出神，半晌，才微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小姐，我们如今如何办？难道又要潜进去救人吗？如今青莲教吃了一次亏，不会再吃第二次，要潜进去救出人来，基本不可能……”

青莲教的人不是傻子，同样的计谋使在他们身上两次，不可能奏效。

韩穆霖钻木的动作缓了缓，凤眸中的神情僵了僵，他抿了抿唇，道：“我跟罗兄去救……”

谷连雅皱了一下眉头，内心自是觉得不妥，但也没有出言反对，毕竟此刻并没有其他的法子可以使。

简林安抬起了头，一双漆黑如墨的眸子里带了几分寒冰，她淡笑道：“不用你们去救，你们若进去了，只会重蹈覆辙，根本不可能救出人来……”

她顿了顿，眸色更是冷了几分，道：“等！”

“等？”谷连雅的眉心皱得更紧了些，眼神满是疑惑，等什么？难道这青莲逆党还会把人给送出来不成？

“是！”简林安的眼神满是笃定，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成分。

谷连雅张了张口，蹙眉道：“可……小姐，为何要等？”

简林安微微转过头，看到谷连雅眸子里的疑惑，微微勾唇笑了笑，道：“如今的情况你们也心知肚明，也不用我来细说，若你们贸然进去救人，不过是自己搭上去罢了，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等！以不变应万变……如今青莲教的目标是我与罗兄、韩大人，七七、罗生与此事并无多大干系，他俩只是用来勾引我们出现的诱饵，连霜与黎副将如今不一定就是落在青莲教的手里，所以我们如今要让对方先焦急，先露出马脚……”

谷连雅闻言，皱了一下眉头，似乎是明白了什么，张了张口，问道：“那我们如今就什么也不做？”

简林安笑了笑，点头道：“是，我们什么也不做，他们没有抓到我们，是不会伤害诱饵的，七七与罗生应无性命之忧，而他们若寻不到我们，定会把七七与罗生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，吸引我们过去，他们的最终目标，是我们，而不是七七与罗生……”

韩穆霖闻言，眼睛亮了亮，看着旁边那淡雅如竹、眼里满是自信的简林安，

赞同道：“的确如此……”

简林安笑了笑，道：“所以我们如今要做的，便是等，等着对方焦急，露出马脚，公然把七七与罗生当成诱饵诱使我们过去之时，也是我们的最佳时机……”

谷连雅闻言，五官舒展了几分，微微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也不知道长姐现在怎么样了……”

她咬了咬唇，眉眼里带着一丝不忿。

简林安瞥了她一眼，淡淡道：“别担心，连霜是个有分寸的，想来应当不会出什么大问题，说不准他们如今已经在外面了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……”

韩穆霖闻言，嗯了一声，道：“简公子说得没错，黎兄此人十分机敏，武功也极高，他们俩想脱身应当是没什么问题的，之前我与罗兄只是因为遭了暗算，才会陷进去，可他们的情况不一样……”

简林安点了点头，同意韩穆霖的说法。

气氛又缓和了下来，大家都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而韩穆霖也只是一个劲儿地在生火。

“我捡了些干枯的藤蔓，好生火，木头燃烧得应当没那么快……”

罗坤咧着嘴，把干枯的藤蔓放到了火苗上边，开始小心翼翼地生起了火来。

韩穆霖挑了挑眉，看着罗坤，道：“终于机灵了一次……”

罗坤生火的动作有些僵硬，但是依旧有条不紊地把火给生起来。

温暖的火光点亮了这片漆黑的山洞，而原本阴凉的洞内也暖和了。坐在火堆边上的众人此刻已然累极，特别是简林安，她如今体力已经严重透支，自然打起了瞌睡。

“我来守上半夜……”韩穆霖扒拉着火堆，坐在了一旁，原本冷硬的眉眼在看到一旁疲惫而打着瞌睡的简林安时，柔和起来。

韩穆霖抿了抿唇，转头看向旁边的罗坤，道：“你守下半夜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罗坤没有丝毫犹豫，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山洞里恢复了寂静，韩穆霖那冷峻的脸庞也被火堆的红光镀上了一层柔和的红色。他有着高挺的鼻、薄薄的唇、一双漆黑如墨的风眼，俊美得不像凡人。

韩穆霖扒拉着火堆，眼神不受控制地瞥向旁边那个躺在火堆旁、睡得极沉、面容满是疲惫的简林安。看着她手上那一团团缠起的白布条，他心里充满了感动。